



中西结合的艺术结晶

《培尔·金特》的京剧化改编和排演

□卢秋燕

在四年的戏曲导演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放眼世界艺术的发展，以一种“中西碰撞”的理念贯穿学习的始终。因此，在毕业剧目的创排中，我们试图用中国戏曲去演绎一部挪威戏剧名著，这个想法源于《培尔·金特》话剧片段的成功演出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

从一个大胆的想法，到如今京剧《培尔·金特》所取得的令人兴奋的演出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中西戏剧艺术的碰撞中寻找到了

契合点，跨越了被大多戏剧人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和鸿沟，在荆棘丛生中走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我们确立了以京剧的形式来演绎挪威戏剧的创作理念，也就是说以京剧的唱、念、做、打来表现挪威的人和事，并达到一种和谐与统一的美感，用符合现代观众审美的手段来诠释人类共通的情感。《培尔·金特》是一部五幕三十八场的冗长诗剧，我们将原剧中最富情节性的前三幕改编成了一部七场的京剧，集中描写了培尔青年时代狂

诞不羁的人生经历。在改编中，我们突出了亲情、爱情在主人公人生中的位置，同时强化了山妖女、山妖王、两个农妇、铁匠、众村民、新郎、新娘等人物的喜剧化处理，体现出这是一部用喜剧演绎的哲理悲剧；运用“手绢”这个物件把培尔和索尔维格的情感巧妙地连接起来，并用丰富的唱词使索尔维格这个原剧本中比较单薄的人物变得丰满起来。我们用京剧特有的表现手段，生动地演绎出培尔·金特式的自我、培尔·金特式的母子之情、培尔·金特式的爱情、培

尔·金特式的人生选择,在温馨感人的氛围中展现出凝重的哲理性。

在京剧《培尔·金特》中,唱腔和音乐的强项得到了充分发挥,它们所营造出的意境和氛围是美轮美奂的,充满了表现人物情感的张力。优美的旋律大大增强了唱词的表现力,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比如:奥丝妈妈、索尔维格和培尔的重唱自然流畅地表现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培尔和母亲一起回忆儿时幸福时光的双人对唱感人至深,如摇篮曲般娓娓道来,在京剧的行腔上有大胆的创新;索尔维格找到培尔后,原著中两人的抒情对白在京剧中变成一段如泣如诉的唱段,世界名曲《索尔维格之歌》的旋律与京剧中的“南梆子”行腔和谐地融合了起来;在培尔告别索尔维格时,用凄美的伴唱烘托出人物无奈的心境和悲伤的气氛。原著中表现培尔不愿玷污索尔维格的纯洁又没有勇气去悔改的矛盾心理的大段独白,在京剧中变成了一段荡气回肠、时而激烈、时而婉转的唱段,音乐形象和语言形象相结合,凸现出人物的矛盾心理,让观众为再次被置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培尔捏了一把汗。

运用多种艺术元素凸现戏剧内容,也是我们的创排理念之一。虽然京剧的表现形式很丰富,但它毕竟是古老的、带有浓烈的我国本民族艺术特征的演剧形式,为了更好地表现挪威戏剧,并使得京剧真正现代化起来,我们在京剧的大形式下融入了其他艺术元素,比如,将世界名曲《培尔·金特组曲》与京剧音乐相交融;川剧变脸与京剧脸谱相交融;舞蹈、rap说唱与京剧形体和节奏相交融;在全剧的处理原

则上融入了话剧、音乐剧、歌舞剧等艺术元素。各种不同的艺术元素在京剧中的综合运用大大增强了戏剧内容的可看性,使京剧综合起来,年轻起来,符合了现代审美观。

京剧中对不同人物的塑造是按行当分配的,但是在塑造培尔这样一个“世界公民”时,单一的行当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其基本要求,于是我们采用了京剧的丑行、生行的表演方式综合其他姊妹艺术来塑造培尔这个人物。在京剧中,丑行的

表演方式,使得京剧的“培尔”既具备“唱、念、做、打”、“能歌善舞”的“功夫”,又充满了鲜活的灵气和人性化的光彩。

易卜生戏剧《培尔·金特》的京剧化改编与排演过程是兴奋的、辛苦的、令人难忘的。在接受观众检验的过程中,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时而报以热烈的掌声,时而流下激动的热泪,笑声、叫好声络绎不绝,人们纷纷为舞台上所透出的现代气息和青春活力而惊讶。剧场



■ 苦寻找, 急慌慌, 觅踪迹, 心惶惶

表演没有过多的程式限制,比较地自由灵活,它注重“念”工,用大嗓来演唱,在京剧传统剧目中大多演绎插科打诨的配角和滑稽可笑的小人物,我们发现京剧丑行表演的某些特性和优势非常善于表现“培尔”这样一个扯皮撒谎、任性胡为的人物;同时运用京剧中生行的形体和行腔的表现力,来展现培尔帅气、张狂、充满魅力的人物气质。另外,我们在京剧的念白和“歌舞性”中融合了大量话剧、音乐剧、歌舞

效果证明,观众认可了这个“中西结合”的艺术结晶,并为之深深感动。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让艺术形式真正为戏剧的本质内容服务才是创作的关键,只有这样,形式会因为内容而尽显风采,内容也会在形式中熠熠生辉。在西方戏剧的戏曲化改编中,只要我们找准契合点,充分发挥民族戏曲的艺术特长,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融合,其结果不仅可以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而且能给原著增添新的光彩。 邰